

明從信錄



明從信錄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興。憲章吾學。大政續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競勝。于是取通

總例

紀表之。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參覈之詳。編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無以慰海內士民覲揚切念。今廣爲搜討。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酌領。然必詳註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黃閣總揆。凡政令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錄中必詳。其餘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

而條隸之。不復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計奏而穢毒相攻。徇私而毀譽交舛。褻瀆

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祲變異。備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言。盲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詰。字字綽綽。何敢妄贊一辭。

總例

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讀。曉然揭其意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卽得。亦助讀書之一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全取節錄。或擬題。或稽引。展書確有準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與元年止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皇明從信錄

卷目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皇明從信錄

卷目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丁未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二十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天順二年止

第二十一卷

皇明從信錄

卷目

三

己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皇明從信錄

卷目

四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一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二十二年止

第三十八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丁酉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建輯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秀水 沈國元訂

高皇帝起兵濠州，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

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

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肝，昭王次

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陳太后夢一朱衣神，餽藥如

九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

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

日也，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

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

一僧詢故，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

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為僧，太后不欲，至正

四年甲申，上年十七時值早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

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

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

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

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

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涸，洞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筮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卽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有馬、公文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諾，受人喜施，避僻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以帝豁達有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二

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棄之。卽高后也。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胡爲萬夫長。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惟酒酣跪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兄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策異兆。至如我太祖神寶天授，祝髮撫劍，起百萬衆，而得統之正，固非漢祖其謙已學于齊梁之季，志公淵察時作，屈曰：系問江南事，江南事有海乘，雖登寶位，時大出金殿，于建司南位，安仁乘夜，東鄰家道開，隨虎過明興，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百年後，李昇三國人，以鄰大解，西戎之說，南北爲曹。

諸國先富其姓也。西屬龜乘，龜乘者，聖賢之上，爲戊申。太祖是極之年也。戊辰屬大，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爲庚戌，是時大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于子位也。庚戌張士誠，關者，滅也。滅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虎爲仁也。東鄰指虎，狸神龍盤結而流爲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國大號也。其爲太祖之謙信然，而道區區偏安亡國之主，足云焉。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太祖上其地爲孝陵，塔于東十里，卽今之靈谷寺也。又于鍾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預識意者。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示其兆，葬卽其地神矣。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會法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祖述捍禦城陷，私執使降，罵不輟，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瀾戰死。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三

三月元屢計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喻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

三

疑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徙帝熹子和尚完普及統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

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

攻漳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

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

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

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

皇明從信錄

卷一

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

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

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得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

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搏霄引兵擊

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

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

張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爲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

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

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

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趙普勝克之擒驥奪其船六百

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潯又

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

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

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

下流火之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

而仕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五

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河

西人擲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

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

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

於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

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春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

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附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七

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據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志迷失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為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夥其所營為益反復難詳人其有長駕遠馭之本取威定霸之略特元失機釀成其患至此也昔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寇乃為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解其亂既慢之以卑辭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

何利而自取敗哉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視驕縱之心四已閱前策之勢有所不從而國珍作孽此則在王辰章之兵未起也其在元謂之善戰以天下之全九不能制一海隅寇賊之勢則知之言之不也則天下之全九不能制於國珍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觀其逼還質子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殺世之略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幸義旅歸附不失為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之其幸義旅歸附不失為胡州中日猛虎出林咬噬夫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捕兵六年屢與官軍相持江海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因其請降卑以爵職學之巨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要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除之他路是誠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七

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便哲鎮守高郵出李齊守甌杜湖會數賊呼噪乘間入掠城中便哲驚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揭齊詔諭之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趨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捷碎其膝而剛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嗣秦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上幸徐達等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上與費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

四

聚衆於密山結寨後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縣大亭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亭獨以二萬餘衆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亭乃舉衆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長驅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諸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

皇明從信錄 卷一

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眷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上大嘉遂畱幕下。學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畫餽餉甚見親信。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鷺少言笑粲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至是率所部伏

諷。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僞帥降其衆。○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衛。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滁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棄之來謁。上喜其才勇即命爲帳前前鋒。○兒子朱文正及姪子李文忠來謁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上失焉文

忠普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禩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直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焚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麓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益甚于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濠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

察整肅大德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
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濤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
數與鏖戰濤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濤罵賊而死
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濤尸斂瘞健歸請帥府
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
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濤
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皇明從信錄

卷一

胡韓中曰領通學足以復父之讎思足以家唐之賊習
勇俱為益奇上也授以縣為縣實不酬境用達其才矣
使為將帥豈不足
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稱見法攝
攝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
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
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辭戴眾
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
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官者長安逃不花
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
不得預元主諸第八郎者與哈剌妹孥充宿帖木兒及老
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褒貶甚至男女
裸處號所處室曰些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
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矧日外間皇太子既長深
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叅政
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皇明從信錄 卷一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
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大破之士誠突圍
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援滁陽
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上謂王曰
六合受圍無救必蹙六合既蹙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
棄大事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
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上將
兵往亦令禱神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
遂帥師往與戰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晡攻壘垂陷復

去明且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給之。所餒兵入備。糗糧遺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戰。半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淵側令再成伴走誘之。渡淵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與祖剛毅有膽氣。志鷙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上卽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諧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十三

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噶寨因不花等。剽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頃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臺三上詔。剽脫脫官。置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凡察兒加大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璉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聞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思所及。深矣。卽出各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瀾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干。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瓜。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樞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十三

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樞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飛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松中曰：古百工藝事，以謀報作為奇巧，以盡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溫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局之謬曰：帝之二營，天子欲父子如此，欲無境下其可得乎。

宋主端緒，元年

正月，添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固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乃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彥成繼后，約相輝才餘里，候天祐青太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

聖明從信錄 卷一 十四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遂率眾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縱兵出戰，再成不戰而走。眾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救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棄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與聞而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畢致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與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與諭之多失辭，眾欲殺使者。上謂子與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四日果遁去。時子與未知和州已拔命。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與遂屬。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既總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左諸將多王貴部曲，未盡心服。惟湯

聖明從信錄 卷一 十五

和聽命，惟譟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舍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上與張天祐等議分變和陽城，計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卻之。時元太子禔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眾。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與舊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與至，即欲

歸。

爽河迎韓林

卷一

十六

盾呼之曰起。

羽翼積古

王明從信錄

卷一

七

水附軍聲大

土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上幸諸將渡江。時因北風。諸將舳舻齊進。帆項刻逆。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

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邵將吳昇帥眾降。

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

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說。藉鄉兵還稅戶宋成。吳文通。朱仇隆等為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

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十八

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

謂習等曰。龍安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陳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

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于女玉。且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

此應天順人而行。事伐天下不足平。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

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預議。○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

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穆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職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瑔。率眾歸附。瑔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則以眾數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皇明從信錄 卷一 十九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瑄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瑄先許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

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為書招之。

明日眾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瑄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略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瑄

先初意其眾未必從。故陽為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連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

毋力戰。城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堃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堃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堃與元福壽合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揀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言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漂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太祖知其語以書報之曰堃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堑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既得書知其許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卷一

二十

郭元帥皆戰死堃先追襲我軍於漂陽經葛山鄉軍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堃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乘後擊之仆地擄擊刺死堃先○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堃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丙申元至正十六年

卷一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適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二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一

軍援相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人

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

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

憊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

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

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興楊

勉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康永安

爲統兵元帥 上嘉福壽之忠命爲相食以禮葬之○元

將康周太率所部降附茂才斬州人先是結義旅得冠江

上有功果還官慰使都元帥及祿漢承石反我師渡江將

聖明從信錄 卷一 五

士多殘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和議伏處其結策殆盡茂

才復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

其寨茂才奔金陵木義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集江我師追

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

頓首言臣前日之職各爲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

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

上欲發兵取鎮江應諸將不能禁廣士氣爲民慮遂召諸

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寬之法李善長惡教乃免是月

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軍諸將澤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

等當體吾心戒輒士卒城下之民毋笑掠毋殺戮有犯者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謂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

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

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寇宜興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

爭君用買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六月命劉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 先是百重諺云李

七月初江南始亂遙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

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

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遙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

聖明從信錄 卷一 五

丞相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

賊士誠兵復杭州遙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爲吳

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

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候

願善暢願果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

爲都司王瑄爲照磨樂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

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食樞密院事置帳前總

置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

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邵愈陳兆先張彪王瑄

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